

# 野鸽子

## 译者序

维吾尔青年业余作家，努力默赫默德·亚森的代表作“野鸽子”在“喀什文学”杂志二零零四年，第五期发表后，受到广大维吾尔读者的喜爱。还被推荐为苏穆如客网站的，“纳悟儒孜文学奖”优秀作品。努力默赫默德·亚森生于1974年，三月六日。他于1997年结婚，得有两子，长子8岁，次子今年1岁半。

努力默赫默德·亚森近几年来，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和散文诗。作者在自传中提到：“已发表的诗歌集有‘初恋’，‘内心痛哭’，‘来吧，孩子们’三本。四十多篇作品被纳入各式文集中。三十多篇作品，获得各种文学奖。其中十几篇作品被纳入初中和中专新编的课本里。”

“野鸽子”是作者的成名作品之一，该文维吾尔语原作题名“Yawa Kepter”译成汉语为“野鸽子”。这篇散文式寓言。内容丰富，结构完美，语言精练，比喻形象，读而不厌。该文以野鸽和家鸽对话形式，风景的刻画，及鸽子和人类相处；深刻地描绘了野鸽子们生存的社会现实。作者在文中指出，现实生活就像是一场梦，但又好像不是梦。该寓言生动的描述了两代野鸽子的同样遭遇。

作者把野鸽子家园描绘的如此美丽：“我们的周围完全被野花绿草覆盖着，没有任何的路，也没有足迹，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。这里是河边的一块悬崖。在这里几千只鸽子，垒窝繁殖后代。在悬崖下面，流过的清清河水，给我们演奏着亲切的摇篮曲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，又是最安全的领土。如果没有人类，我们将永远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地方，哎，人类，你们简直是...”

本文发表后，没有过多久，中国政府对“野鸽子”进行政治审查，为其内容大为不满。收回该期杂志，把作者于二零零四年，十一月二十

九日抓去，于二零零五年二月，在巴楚县法院审判。当局不容许他找个人律师，也不容许他的家庭成员出庭。

鸽子在全世界的文化中都是和平，纯洁，和友谊的象征。可是中国当局把作品中“野鸽子”与“分裂分子”系起来；判处作者有期徒刑十年。

作者不服，上诉于喀什地区中级法院，当该中级法院在考虑给他减刑于 7 年时，喀什地区党委书记，施压法院维持原判。政府没收了亚森的个人电脑。据称电脑中存有一千六百篇诗，评论，故事，和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。中国政府于二零零五年，五月，把亚森转到了乌鲁木齐市，第一监狱。自从亚森入狱后，他的家人未得容许探监。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称，中国政府此举，使作者和全世界一千多万维吾尔读者，人权和自由受到了严重的践踏。

在二十一世纪，这样一个科技发达，言论自由的信息时代。这篇寓言的遭遇，使作者在“野鸽子”中描绘的庄严词语，显得更加深刻，淋漓尽致：“我从内心深处悲惨地呐喊：哎，自由的凶手，无情的人类，或让我去死，或给我自由！”

我在享受该文之余，突然产生了，把此篇优秀散文式寓言，介绍给更广泛读者的念头。为此特将本文译成英文和中文。诚恳地希望能与更多的英文和中文读者分享。

# 野鸽子

努力默赫默德·亚森 著

多鲁坤·阡白尔 译

那不，我好像还在蔚蓝色天空中飞翔。是在作梦呢，还是醒着，或两者都不是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一阵阵清风飕飕的穿过我的翅膀。此时此刻，我是如此的精神焕发。我的全身焕发出无穷的力量。晨霞万里，阳光明媚，普照着大千世界。啊，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色！我，更加精神抖擞，翱翔于高空。我眼前的草莓园消失了。这世界变得如此的辽阔，宛如蔚蓝色的地毯，清淅地展现在我的眼下。这是以前，我从来没见过过的景色，也是我从来没见过过的地方。然而，我对此地存满了犹如对故乡的厚爱。所有的地方都显得那么美丽。

突然，在我眼前呈现出，许多居民区和房屋。下面有许多微小东西在蠕动。我感觉到，那是我母亲常对我讲起的人类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他们显得并不危险。我想，也许是我母亲衰老了。我简直不敢想信，那些爬行在地面上的可怜生灵，会比飞翔在蓝天中我们更强盛。也许理解这一点，我的大脑是不够用的。反正我觉得人类并不是那么可怕。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：‘人类诡计多端，阴谋在肚，一不小心，他们就会使你成为人下之囚。’一闪念，我还真想见识一下人类的阴谋。为什么，他们会把阴谋藏在肚子里呢？我有一点想不通。我渐渐地下降，盘旋在居民区上空。现在所有的东西清晰的呈现在我的眼下。此地除了人之外，还有牛，羊，鸡，反正还有许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。一群鸽子正在空中飞翔。另外一部分正座落在栖息架上。我慢慢地落到了它们的旁边。我落下来，是为了跟它们交谈呢，还是为了休息，我自己也记不清了。那时候的感觉是非常的模糊。总的来说，我对它们的生活很感兴趣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它们当中一个老鸽子问。我不能肯定它是这群鸽子的首领。因为它的职位，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。反正，我不是这群鸽子的成员。所以，我丝毫感觉不到，它的职位对我的重要性。

我回答：“从草莓滩来。”

老鸽子：“我听我的爷爷说过。我们的祖先也是从那里来。可是，我听说那个地方，离我们有几个月的路程，平时，几天的路程，我们都飞不到。也许你是迷路了吧。”

我对几天路程，它们都飞不到的回答。感到非常的惊讶。我想可能它是衰老了。它说的“草莓滩”和我来的“草莓滩”是否是同一个地方，我作不出准确判断。如果它的爷爷，是从我来的“草莓滩”而来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很可能是源于一个群体的亲戚。

“我不是迷了路而飞到了这里，而是练飞行，飞到了此地。我可以连续好几天，不吃任何东西飞行。”我回答。它非常惊奇的看了我一下。

“你可能是野鸽子。它们都这样说。可是，我们没有你们那样斗志。我们除了栖息架和鸽笼之外，什么都不想。而且，我从来也没离开过这个居民区。离开这里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果你想落，有栖息架，如果你想住，有鸽笼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有必要吃苦吗？在加上我拖儿带女，要飞，又能飞到哪里去呢？并且，我主人待我方好。”老鸽子用嘴戳了戳羽毛。

“我听说人类很可怕。还说如果人类把我们抓去，便会奴役我们的灵魂。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灵魂？”我旁边的一只小鸽子惊讶的说，“爷爷，什么是灵魂？”我对它连‘灵魂’都不知道，而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些鸽子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呢？没有灵魂的生命，又有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灵魂，使它们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啊？为什么，它们不懂这道理呢？虽然灵魂和自由是不能作为礼物的，也不能祈祷而得。但是，我深深地感觉到，对这些可怜的鸽子来说，一个灵魂自由的地方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它们好像从来就没有听说过‘灵魂’贰字。

老鸽子摸着那个小鸽子的头，开始说：“什么是灵魂我也不知道。我还是听我爷爷讲的。这是我第二次听到。我爷爷也是从它太爷哪里听到的。可能它太爷，也许是听它祖爷讲的。我爷爷常说‘我们失去灵魂已经有好长时间了。’也许这个鸽子所说的，可能就是，我们已经失去很长时间的那个灵魂。我们现在连灵魂的影子，都没有了。”

老鸽子转过来，面向着我。告诉我，孩子“你知道‘灵魂’是什么东西吗？”

我有一点不知所措。我担心，回答不出我自己所提出的问题。

“不！我现在回答不了，但是我母亲说，‘你具有你父亲拥有的，勇敢精神，那精神每天都在不断地成熟。’一旦成熟，我就一定会知道什么是‘灵魂’。”

“呃，也就是说，你父亲的精神是在你身上体现着。可是，不仅是父辈，就连整个儿鸽群的灵魂早已消失了。我母亲从来也没有给我们讲过，关于灵魂的话题。我们从父辈那里也没得到任何启示。如今我又忘了把这话讲给孩子们。所以，我们可能早已跨入无灵魂时代。哎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所失去的灵魂那该多好啊。”老鸽子澄清在喜悦之中。

“你们就是因为无灵魂，而一代又一代的成为人们的奴役。他们随时会把你们变成他们的食物。他们把你们奴役到了，就是放了你们，你们也飞不到任何地方，只是飞翔在人类的领地上。你们为了不愿丢掉小小鸽食，连你们的后代也断送于人们的奴役之中。你们和我们一样，需要一个领鸽。但是，从你们现状来看，寄予你们太大的希望是不可能的。你们应该首先消除你们灵魂中的奴役。最重要地是搞清楚什么是‘灵魂’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，问一问我母亲呢？”我以同情的心理，对老鸽子说。我这样说，是想让老鸽子去领悟呢？还是想让自己长知识，我确实是不太清楚。也许两种心理，同时存在。

“我的一条腿已经跨向坟墓。我拥有如此安全的鸽笼。我又要到哪里去寻求‘灵魂’呢？再说，我又不知道，什么是灵魂。找到了它，又

有何益。你看，没有灵魂，不是什么也没发生吗。在这鸽笼里，可以平安的生活。再说，推崇没有任何价值的灵魂是何等的艰难。”

我在沉思老鸽子的言谈。它所说的，一听起来，好像是对得，再听起来，又好像是错的。然而，跟没有任何生活信念和灵魂的鸽子，高谈灵魂，使我感到很羞愧。我想，对这个问题，应该去问我母亲。

一群鸽子，落到了我们旁边。然后在相互咕咕的交谈。它们所说的一些词句，我一点也没有听懂。也许它们是用自己的母语在交谈。平时，我们那里，偶尔也有一些这样的外乡鸽飞来。它们是谁？是那老鸽子的朋友呢，还是它的亲戚，这我不知道。它们是要跟我交谈呢，还是要相互聊天，我还是无从得知。

“你好！我的孩子。”老鸽子用嘴啄了一下儿一个小鸽子的羽毛，逗着说。

“不好，肚子饿了。为什么母亲现在不喂我了？”它提到了鸽食，好像是提到一个叫玉米的名称。可能它说的是小米，也许是大麻。反正是我不知道的异称。哎，人类所养的鸽子很奇怪。它们用各种各样的名词，来称呼吃的东西，这使我很吃惊。

“你母亲现在为了让你的新弟妹来世，不得不在蓄存营养。你必须等主人来撒鸽食，行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能等。我自己去野外寻食吃。”

“好了，我的乖孩子，听我的话。如果你去那里是很危险的，坏人会把你抓去吃了。不要去，行吗？”

小鸽子噤着嘴平静下来。看来，这个鸽群的鸽子们，好像还是很听这个老鸽子的话。这些鸽子跟那些把它们抓去而吃的人类生活在一起，我对此一点也想不通。也许我把‘吃’这个词，理解错了。可能这词和‘好好照顾’有类似词意。如果这是一个外来借词，我很可能把词义曲解了。但是，我想这是每个鸽子必须所知的重要词语。我母亲常常嘱咐我‘小心被人抓去吃了。’然而，现在这个词，在这里好像是改变了词意。如果它们担心被人吃掉的话，它们是决不会还和人类住

在一起。而会依靠翅膀，飞向它们所想望的地方。可能它们连自己长有翅膀都忘了吧。也许它们还是不愿意离开已经住惯了的鸽笼。

“那么，我们的主人好吗？”小鸽子开始向老鸽子提问。

“当然好”

“可是，它们也和别人一样，把我们随便抓了就吃。”

“这可不一样。他们把我们放在鸽笼里养，抓我们吃是应该的。对此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鸽子都不能反对。”

我终于明白了‘吃’的词意和我们那里的用法是一样的，我刚才的猜测简直是多余。

“可是，主人撒的鸽食都被大鸽子吃了，没我的份，我吃什么呢？我日益消瘦，我简直无法生存。”

“你也会这样慢慢地长大。从大鸽子那里学会怎么吃食。决不会，把能吃的东西给别人。我们生存的环境就这样，我的孩子。”

“但是，爷爷——”

“行了孩子，不要多说了。鸽子们应该学会满足。不要争执多余的东西，知道了吧。”

“你把它的自由，限制的太厉害了。”我打断他们的话。“你应该给它更大的空间。应该让它随意而自由的生活。”

我虽然不愿打断老鸽子的话。但我未能保持自己的沉默。以我之见，这种不平等的环境，会把鸽子之间的友情导向毁灭。

“哎，你是不懂我们的形势。让主人生气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其中的一个欲越他所规定的范围而消失，他会将我们全部关进鸽笼里；连续几个月不会让我们出去。那时候，我们将会把这小小的栖息架也会失去。”

‘鸽笼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对此我显得那样的无知。鸽子们非常害怕关进鸽笼里，同时又害怕失去它。最难以使我理解的就是那些生活在人们当中的鸽子。我把这种想法好像是告诉了我的爷爷。但是，我给爷爷讲了呢，还是没有讲，现在我已记不清了。因为，我没得到一句反对，或肯定回答。

我说：“你们这些大鸽子与弱者争食吃，并且压制它们的反抗，又努力为此辩解，好像这样做是对的；这种环境，又怎能够适合鸽儿们的健康成长和生存呢？你们堕落到了如此愚昧无知的程度，卑鄙无耻到了和人类一样地步。”

“你不要侮辱人类。没有他们，就便没有我们的今天。把你的反动宣传拿到别处讲去。”老鸽子愤怒地说。我对老鸽子对我的好心，如此的生气而感到非解。也许，它没有听懂我的意图，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。

“你们没有责任感。眼看着把自己的后代推进火堆里...”我想继续把我的话描述的更生动一些。但是，一瞬间，随着‘当啷’一声巨响，我的腿镇痛起来。我虽然拼命得拍打翅膀欲飞，可是翅膀悬空了。鸽子们‘轰’的一声飞起。然后，在我的周围盘旋。

“哈，哈，哈，自由之士，你最终会被关进鸽笼里。让我瞧瞧，你还会再说大话吗。”

我感到，已经掉进了鸽套。我突然间明白了，原来老鸽子拉我谈话是为了骗着我，好让它的主人把我套住。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痛。危险并没有来自人类，而来自为了很小的利益而受骗的同类们。它们配合人类把我捉住，使我非解，并使我非常的痛心。我心里，顿时起了闪电般的念头，不能落入人的手里。只要我挣断我的双腿，我又会得到自由。所以我用尽全力向两面扑打。

“孩子，站起来，你怎么了？”我睁开眼睛，母亲在眼前看着我。感谢上帝，我还活着，我摸了摸双腿，完好无损。

母亲说：“你在做恶梦。”“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。”我拥抱着母亲，把梦中所见都告诉了她。



“孩子，你梦见了我们后代的命运。人类在逐渐地挤进，我们所生存的空间。想把我们从自古以来就生存的领土上赶出去。他们想夺取我们的领土。让我们的后代变质。想让我们变的，连自己的同类都不认得的低能愚儿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这里会盖起高楼大厦，和许多工厂。那时，不需要的工业产品掺杂着浓浓的工业黑烟，将会把我们这美丽环境污染。遗留在城市的河流中，不会流着像现在这样的清甜泔水，而会流着污水。人类的侵略是非常可怕的。我的孩子，你现在还是不会察觉。现在这样一个纯净的环境，我们的后代是见不到的。它们一出世会觉得这世界原来就是这样。无可奈何地会落进人们的虎钳。人们在日益地排挤我们。而且已离我们很近了。现在，我们不去另找出路是不行了。如果我们自己不拯救自己；任何人是拯救不了我们的。走，我们出去，现在是讲述你父亲事迹的时间已到。”

母亲带着我，走了出去。我们的周围，完全被野花绿草覆盖着，没有任何的路，也没有足迹，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。这里是河边的一块悬崖。在这里几千只鸽子垒窝繁殖后代。在悬崖下面流过的清河水，给我们演奏着亲切的摇篮曲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，又是最安全的领土。如果没有人类，我们将永远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地方。哎，人类，你们简直是...

“这就是你的领土。这也是你的先辈生活的地方。你爷爷和父亲更加美化了这块土地。它们曾是这群鸽子的首领。所以我们在鸽群当中的威信很高。我们肩上的责任也很重。希望你能够成为，父亲般的勇敢之士。我每天早起，带你到几百里之外，训练飞行。教你的翅膀练的更强，肌肉更硬，有智多谋，随时警觉。你现在的体质已经成熟。你更需要在智慧上的成熟。随时惕防人类。不要想，人们只是在地上行走，是不会伤害我们的。他们用枪，可以把你从几千米的高空打下。你知道父亲是怎么逝世的吗？”

“不，您曾说不是时候，而没有告诉我。”

“现在是时候了。前几天，我看到几个人在这里窥探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眼睛盯上了我们。所以在他们到来之前，我们应该找到更加安全的地方。你父亲也正是在这些人手中丧生的。”

“母亲，请告诉我，父亲是怎样落入他们手中的呢？”我母亲在沉思。我想，她是在伤心。

“那天，你父亲是领着一群鸽子为我们去寻食。平时，鸽子们常常选择又安全，又有许多食物的地方去打食。因为你父亲是领鸽，这重任很自然落到了它的肩上。你父亲那一出去，几天没有回来。我是那样的为它担心。平时，如果需要到半天多的地方去，我们就会挪窝。你父亲到远处去寻食，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心察觉到，它可能是遇到了意外。那时候，你和你的第妹刚刚出卵。所以我不能够丢下你们，去寻找你的父亲。过了几个月，跟你父亲同去的一个鸽子回来了。那时我觉得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我得知你父亲落到了人们所设下的鸽套。后来它生存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回来了。但是，你父亲那一出去，就没有再回来。”

我在想母亲会哭出来。然而从母亲的眼里闪烁着勇敢的光芒。

“我父亲为什么没有能够回来呢？”我着急的问。

“你父亲是鸽王，应具有王族的精神。如果它不能够保护自己，怎么能够保护鸽群呢？一个王，落入别人的奴役之下，又怎么能够再回来成为领鸽。它唯一的出路，是绝不屈服于他人的奴役。人们把你的父亲抓住，关进鸽笼之后，根据我们野鸽子皇家家族的风俗，它咬断了舌头。它认为在鸽笼里多关一秒钟都是不合适的。鸽笼被它的鲜血染红了。你父亲没有吃喝人们所赐给的水和食物，生存了整整一个星期。最后，你父亲在他们的手中英勇地牺牲了。这是真正的自由精神，我的孩子。希望你也和父亲一样，永远成为自由的保卫者。”

“妈妈，我父亲为什么不和别的鸽子一样，找机会逃回来呢？”

“你父亲不愿意让它的孩子成为奴隶。他们抓住你父亲，想让你父亲与别的鸽子相配传代。但是，你父亲决不会让它的后裔生存在带有耻辱性的生活环境中。那是它的良心所不能接受的。你梦见的那些鸽子正是那些把自己的后裔变成奴隶，而讨得一生的鸽子之后代。孩子，它们的灵魂受到了奴役，至今仍生活在人们的手中。死亡会比这种苟活着好几千倍。你是那个勇敢鸽子之子；永远不要忘记那种精神。”

母亲的话，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。我作为勇敢鸽子之子，而感到无限的欣慰。顿时，我感觉到一种非常自豪而幸福的精神从我的内心升起。我心里存满了力量和自豪。我以心中所有的爱紧紧地拥抱着我母亲。

“去吧，孩子，我把你献给了祖国和鸽群。不要让群鸽无首。最近以来，人们用各种方法把我们抓去。你去为我们寻找更加安全的地方，再见，我的孩子。”

我的翅膀被母亲的眼泪能湿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的梦，就是出征的暗示。我在暗思，我是决不会落入人们所设下的套索。我飞的很远。开始，我是沿着河流而飞。后来，我飞入一个居民区。这不是我梦中所见的居民区。也并不像，我梦见的那么可怕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小心翼翼，在高高地飞翔。我的翅膀有着足够的力量。我耳边响起的，不是人们的喧嚷，而是飕飕刮风声。在飞行中，我是不能远离自己的目标。如果飞的太远，将会影响我们的迁移。说实话，我是不太同意母亲的迁移计划。我们的领地是坐落在非常高的悬崖峭壁上。这里不要说是人，就连飞禽也难落。我们在这里代代相传，安居乐业，如今预想变迁。我想，人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盛。这不，我现在正在人们的领空上飞行。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。也许我母亲变的过分敏感。

天色渐渐的变黑，周围的一切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。飞了一整天，有一点儿累。我并没有想落在有人的地方。黑夜里为了不迷失方向，不休息是不行的。我已洞擦了西边，北边，及南边。在这土地上，还没有遇到，我们可以生存的一个好地方。也许我飞的有点儿太高。我心想，明天去东边，飞抵一点。夜色，星星在我的上空闪烁。我心想，在这存满美丽的世界上，如此恐惧的活着，是多么的愚蠢。我渐渐地下降，落到了一棵树上。明天，我将在什么样的风景中惊醒，是未知的。我过分的警惕，飞的太高，我还没有遇到，一个使我满意的地方。所以，明天我想改变方法，飞抵一些。

一个优美的声音，把我从甜蜜的睡梦中惊醒。因为疲劳，我睡的那么的甜蜜。一群鸽子在我的周围飞翔。从它们的翅膀下传来了动听的声音。我非常吃惊，那些鸽子和长的一模一样。一瞧，它们和我所梦见的鸽子也有点相似；再一瞧，又不太像。昨天飞了一整天，没有吃

东西，我的肚子非常饿。我想问一问他们，这里是否有一个安全寻食的地方。他们突然改变了方向，开始朝着居民区之外的方向飞去。我也尾随着他们。

“你们到哪里去？”我问一个落伍的鸽子。

“到磨房去”

“你们到那里干吗？”

“去寻鸽食”

“去寻你们所吃的东西吗？”

它好像是遇到一个怪物似的狠狠地盯了一眼。

“原来你是野鸽子呀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从草莓滩来。”

我尾随着鸽子们飞到了磨房。这里还真有许多被覆盖着的小麦，味道还真甜。我心想，这个地方还可以。连人的影子都见不到。我看到别的鸽子们安然无恙的模样。我也开始放心大胆地填起我的肚子。外边的世界，决不是像我母亲所说的那样存满了危险。我放心地向我面前，一颗大粒麦子伸出脖子。突然，凶猛而来的一股力量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像箭一般突起，想把我的身躯躲向一边；可是，未知的一股力量，以同样的速度把我坠下来。我向四处扑打。鸽子们‘哄’的一声起飞。最后我无力的倒下来。这和我梦见的那个景象，非常像似。我心想，是否是落到了人们的手中呢？可是，在这近处看不见任何人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两个人出现在我旁边。哎，我是落到了人们的手中，我自言自语。然后，他们把套在我脖子上的夹子放松。

“是野鸽子...” 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说。

“抓紧，不要让它飞了，把它的翅膀绑上。” 他们一块把我的翅膀绑上，然后抓着我的脖子，开始查看我的眼睛。

“喂，好品种，真是好福气。”长者把我拿到手里，看了又看。

“这鸽子对我们丝毫没有用，放了它吧。看，它已经把舌头咬断了。遇到这种鸽子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把它放了。一般来说，只有领鸽才这样。”

“至少让它卵一窝。”

“它是不会吃食，也不会喝水的，一直到死去，将与你对抗。”

年轻人说：“不能眼看着就把它放了？”

“随你的便，不过多久，你会相信我的话。我也曾经抓住过这样的鸽子。最初，我是舍不得把它放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它便死去了。”

“我一定会把它驯服。”他自信地说。

我心想，我决不会被你驯服，想办法一定会逃回去。我对没有牢记母亲的话落到此地，而感到非常的羞愧。我从他手中挣力解脱出来，起飞，但是没有飞多远，犹如一块石头，‘扑通’一声掉下来。

“鬼东西，还好我把它的翅膀绑了，否则也不知，它会飞向哪里？”

他把我装进了袋状物内，不知带向何处。把我的翅膀绑的更紧，然后把我关进了铁笼里。铁笼里的几个鸽子，一起挤向一个角落。

“看来，你是饿极了，不然，你是不会为了一颗麦粒，而在我的套夹里挣扎。”说着，他向铁笼里撒了一把鸽食，并放了水。鸽子们一拥而上，吃起食来。这时我的愤恨达到了极点。如果可能，我就想，一头撞死在铁笼里。然而，由于我的翅膀被绑的太紧，我一动也不能动。我勉强地抬起头，看着顶头的阳光。呵，离开家，还不到一天，我就落到了人们的手里。唉，如果我母亲见到这状况，会怎么想呢？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。

我梦见了母亲。她站在那蔚蓝色的天空招唤着我。突然，我父亲也出现在她旁边。父亲的身躯是如此魁梧，使我肃然起敬。它们好像是在叫我。只少，我好像是听到了它们的呼唤。我朝着它们飞去。我越

飞，它们离我越远。我停飞，它们也停下。不断地飞行，使我口干舌燥。‘妈妈，水，’我叫喊着，醒过来，那个人正在我面前说话。

“这个鸽子真固执，已经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过，喂它没有用吗？”说话的是，那天那个长者。

“如果它继续这样下会死去。不如把它，给我的孩子熬汤。”

“这能熬多少汤，也许你现在吃了它，会生病的。最好把它放了。眼看着，让这么好种的鸽子死去，真可惜。”

“当然，如果你把它放了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。”

“反正，现在也没有好处。”

“一开始就应该把它熬成汤。”

他整了整我向下垂吊着的翅膀，然后把我放下。蔚蓝色的空中，阳光照射着强烈的光芒。我凝聚着全身的力量，想朝着蓝天飞去。可是，鸽笼的铁丝网仍然阻挡着我的道路。几天以来，我已经感到，不可能用自己的躯体撞开铁笼。这时，我凝聚了一点力量，身体有点儿回复，便试着向铁笼扑去。我想撞开铁网，铁笼是制作的如此坚实。可以说，这工艺凝聚着人类最高的智慧结晶。从里面，可以看到外面所有的自由。

可是获得自由，是绝对不可能。

鸽笼里面的空气和外面的空气一样，只是生活的形式不一样。制作铁笼的人们，简直是铁面黑心。我这小小生灵，为自由不懈而战的勇气丝毫也不能使他们感动。虽然他们非常清楚，我对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他们却想奴役我的灵魂。他们想通过折磨一无所有的小小生命，而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最卑鄙的是，他们把我逼到了，想死都死不了的地步。我从内心深处悲惨地呐喊：哎，自由的凶手，无情的人类，或让我去死，或给我自由！

突然，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儿。我的躯体随时振奋起来，“妈妈...”我在兴奋之余抬起了头。母亲的眼神里闪耀着紧张的光芒。它用一种悲愤地心理，望着我被拔掉的羽毛，垂下的嘴巴，以及柔的像烂毡子似的翅膀。

“母亲，请愿凉，我未能够承担你寄予的希望。我是决不配作你的儿子。”我像一个罪犯底低下了头。我羞愧而又懊悔地祈求到，为什么没有在母亲赶到之前，而死去呢。

“不，你做了，你能做到的一切。现在你应该把它结速。”

“可是母亲，我变成了囚犯。我微弱无力到了，想死都死不了的地步。”

“这一切是显而易见。我来，是为了让你得到自由。”

“我现在并不想得到自由。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是决不配做你的孩子。”

“我会给你带来自由。你亦然是我勇敢的孩子。你决不该像奴隶一样生存，而应该勇敢的死去。”她说着，把腹中的鸽食拿出来。“这是有毒的草莓，你吃了，便会从他们的奴役中解脱出来。而又可以保护我们群体的威信。你必须牢记，自由永远是不可能祈求而得。为自由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过来，把你的嘴靠近一些。”

我最后一次盯着母亲坚定的目光。她是那么地放心，又是那么地勇敢。我把残存而又下垂的嘴巴向她伸去，这是我最有力的武器，它已变为自由之敌--铁网的牺牲品。我的嘴是在啄着这无情之网时，残缺成这样。这有毒的草莓在我身上，变成自由的代言人。最后我为获得自由的死亡之机会，而感到欣慰。我的灵魂，开始在一种解脱之中熊熊燃烧着。天空是那么的晴朗，周围是那么的肃静，世界仍然是那么的美丽。聚集在角落里的一群鸽子，在惊讶的看着我。

公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写于巴楚